

人生漫谈

冯定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人 生 漫 谈

冯 定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 1/2印张 插页6 109,000字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2,310册

书号：7091·1350 定价：0.46元



前 言

对人生意义的探索，是人类自古以来，世世代代都曾经存在着的一个问题。而且这其中又以青年人为最大量的探索者。因为青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，他们在刚刚踏上人生之路的时候，往往对于生活抱着无限美好的向往，憧憬着未来。青年是最富有创造力，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的有生力量，如果他们在一进入生活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生活态度，那末他们将会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快地前进，也将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，那该有多好啊。可是，在现实的生活中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发展和联系着。青年人的优点往往又伴随着缺乏经验，从而认识问题容易主观片面，甚至还有盲目自大等等毛病。因此，他们在走向人生的时候，一方面吸收参考了前人的各式各样的经验，同时，又会在这些经验中彷徨徘徊，有的甚至走上歧途。

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，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以来，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生观就是世界观，就是人们对于世界如何认识，而又根据这种认识所产生的对生活道路的选择，以及思想、情操、道德品质等一系列的精神气质。从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来看，以发展得比较完

备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为例，人们大多数所追求的道路，无非是个人成功之路，这种成功不是和光宗耀祖，显赫个人相联系，就是以个人奋斗，个人幸福为中心。但是就是这样的人生目的，在私有制的社会，也是很难实现的，大部分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会受到挫折和打击。因此，他们的人生观，又会转为消极的宿命论，或是寄托宗教，消极了此生。总之，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前或以外来探索人生意义；人们的行动总是被动的，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。不管最终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总是带有宿命的色彩。而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指引下来探索人生的意义，应该说，我们是在认识了社会的客观规律下，能动的主宰着自己的命运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我们总是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，不向命运低头，也不向恶势力屈服，而是满怀信心和不屈不挠的立志于改革，推动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有所前进。

当然，美好的真理还要经过人们的奋斗去实现，这种奋斗充满着复杂曲折的过程。甚至不是一代人，而是几代人的牺牲奋斗才能达到的。

我的一生也是探索的一生，我的这本小册子也只能作为探索的尝试，和青年朋友们共同来探索生活与真理的道路吧。

作 者

1981年7月

小 序

书，在头里常添有几句话，或者说明写书的缘由，或者说明写书的经过，或者简单介绍内容，或者约略申述要旨，等等，目的都是使读者读起正文来较为方便些。这种开头的几句话，按照我国历来的习惯，叫做序。所以，我在这本小书的头里，也写上几句小序。

1956年间，我曾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写过一本《共产主义人生观》。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吧，近年来接到不少青年的来信，提出好些有关人生的问题，要求我答复。有的，我回信答复了；有的，而且是多数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能够答复。来信没有能够一一答复，心里总是觉得很歉疚。青年同志对于人生问题如此感兴趣，提出这么多的问题，要求我解答；加上自己深感原来写的那本《共产主义人生观》，道理讲得很不够，因此，很久以来，我就想改写那本书。现在，我终于动笔了，还得感谢青年朋友的督促和鼓励。

谈人生问题，很不容易，谈得不好，往往落入“个人”的罗网或圈套。比如，为了使青年同志容易接受真理，往往会从其个人利益的设想出发，说就是为了个人利益，在生活的过程中，也必须努力参加革命的斗争，努力参加革命的工

作，并且在斗争和工作中，努力学习和修养，逐渐确立革命的人生观，等等；这样的说法，实际上，首先就多多少少落在个人主义的罗网或圈套里了。谈话要既使青年同志容易接受真理，又摒除个人主义的“魔障”，这是极为细致的，极为微妙的，所以也是很不容易的。

我在写《共产主义人生观》的时候，是注意了不要落入个人主义的罗网或圈套的。所以，当时我就不从人生而谈人生，而是在讲了资产阶级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人生观完全对立以后，就讲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辩证唯物的历史观，最后才将有关人生的几个具体问题讲了一讲。有了正确而明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，许许多多抽象的或者具体的有关人生的问题，也就容易解决了；离开世界观和历史观来谈人生问题，怎么也是谈不清楚的。这回重写，也还是遵循上述的原则，以世界观、历史观为经，以有关人生的具体问题为纬，进行分析和阐述；末了，再归总谈谈人生观。

谈人生问题，很不容易，这我是知道的。但是，人生问题既是现实的问题，是青年们爱想、爱谈的问题，那么就不该避而不谈。既然谈了，当然要尽力、负责而谈，使谈话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。当然，我这次谈的，比起前次谈的，究竟是不是更完善了和更恰当了，这是很难说的。因为任何问题，个人的经验和思考，总是有限的。这里，我只有向广大的读者求助了；读者如发现有什么谈得不妥当、不完善的地方，希望能够指点出来，以便使我有启发，有所改正。

这本小书，采取了“漫谈”的方式，一共谈了十六次。各次谈的问题，列举如下；读者“一目”就可“了然”，所以

没有另立“目录”的必要了。

初 谈	怎样谈法
再 谈	自由
三 谈	实践
四 谈	真理的标准
五 谈	劳动
六 谈	革命
七 谈	党
八 谈	生活
九 谈	学习
十 谈	工作
十一谈	意志
十二谈	感情
十三谈	道德
十四谈	生死
十五谈	自觉能动性
末 谈	人生观

初 谈——怎样谈法

本书是谈人生问题的，先来谈谈怎样谈法。

人生，对青年来说是大事。在青年时期，人生的历程刚刚开始；所以青年爱想、爱谈人生的问题，这是很自然的。

谈人生问题，可以谈得简单些，也可以谈得复杂些。但是，要谈得简单却不浮浅，谈得复杂却不烦琐，可不容易。所以“怎样谈法”，就成为问题中的问题了。这回，我们还是初谈，那么先来谈谈问题中的问题，就是“怎样谈法”的问题，大概是必要的吧。

怎样谈法，似乎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：一是从方式方面来考虑，一是从实质方面来考虑。一般说来，方式和实质有密切的关系，两者是相称的。但是，方式和实质终究有所不同；所以，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，从实质方面来考虑，人生问题是极为严肃的问题，因而谈人生问题的方式，也就愈严肃愈好，以至变成愈拘谨愈好。我说的相称，是说应该抓得住问题的实质，将内容谈得比较明白些，比较清楚些。因此，我在这里，不想“整襟危坐”而谈，“引经据典”而谈，而采取“漫谈”的方式。“漫”的意思，是指谈的方式比较轻

松些，比较随便些，使得谈的人不致那么紧张，听的人也不致感到枯燥，但决不是指谈的实质是拉拉扯扯的，拼拼搭搭的。总之，“漫谈”二字中“漫”的意思，是和什么“散漫”、“浪漫”等等，全都不相干的。

怎样谈法，从方式方面来考虑，问题比较小，而从实质方面来考虑，问题就比较大了。从实质方面来考虑，有关人生问题的谈法，不外两种：一种是将个人和社会、阶级分离开来，而且谈得比较抽象；一种是将个人和社会、阶级结合起来，而且谈得比较具体。这两种谈法，是大不相同的。究其不同的根源，首先在于对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，抱有不同的态度，持有不同的意见。谁认为人是有社会性、阶级性的，自必会采取和社会、阶级结合起来的谈法；谁认为人是没有社会性、阶级性的，自必会采取和社会、阶级分离开来的谈法。社会性和阶级性，是有密切关系的。从逻辑观点来说，不承认人有阶级性，还不是同时也就否认了人有社会性；但是不承认人有社会性，可正是同时也就否认了人有阶级性。因此，我们先谈谈人的社会性，再谈谈人的阶级性，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。

大家知道，人类是由爱好“劳动”的类人猿群进化而来的，从来过的就是群居的生活。不过人类已经能够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，所以其劳动已经不是猿群那样简单的劳动，而是社会性的生产劳动了。人类在社会性的生产中，彼此不管是平等的也好，或者是不平等的也好，总得发生密切的关系，单独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就是人有社会性的最根本的原因。我国战国时代的末期，有位伟大的唯物论者，姓荀

名况，就曾经说，“人之生不能无群”，说的正是这个道理；这里的“群”正好就是社会的意思。人的语言，原是在社会性的生活中，首先是在社会性的生产中，因为彼此有交换意见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；随着生产的发展，语言愈益发达，思想也愈益丰富了。这就是说，人的物质生活是社会性的，人的精神生活也是社会性的。

人的物质生活是社会性的，这从人离开了社会就无法生存，就可说明。十八世纪初，英国资产阶级作家笛福，曾发表一本小说叫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描写鲁滨逊弃家经商，航海遇险，漂流在孤岛上，不但仍能生存，而且后来还拥有了许多产业。这是在资产阶级新兴时期，鼓吹资产阶级冒险去开拓殖民地和剥削殖民地人民的一本书，意在宣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式的“个人奋斗”。但是，这本书也正好证明，人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的。鲁滨逊起先还是从破船里取来了几件工具和一些粮食，这些都是社会性劳动的产物，这实际上表明了人完全不依赖社会是不可能的。

也许有人会问：在我国旧时代里，不是有人隐居深山，隔绝红尘吗？是的，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，确实有人为了什么“悟道参禅”，或者为了什么“修仙成佛”，在深山丛林里孤居独处。这些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行为呢？不外乎是因为迷信，或者因为在争夺权位名利中失了意，或者因为对现社会不满却缺乏斗志，借此来表示对现社会的微弱反抗罢了。这些人不是厌世，就是愤世，全都是从个人的立场出发的。他们的行为对改造社会是毫无作用的。其实，他们并不能同世人隔绝。他们孤居独处，不外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只

和外人不大接触，而实际上还是受人“供养”、读书写字，穿美吃好，过着寄生的生活，仍然依赖社会而生存；一种是像商朝末代的伯夷、叔齐似的，相传他们在武王伐纣而得了天下时，“耻食周粟”，隐在首阳山上，采薇而食，和麋鹿为伍，终于活活饿死了。

人的精神生活是社会性的，这从人离开了社会就有孤独感，就可说明。人是世代过着社会性的生活的，所以一旦离群索居，断绝了和人们的往来，那怕是暂时的、短期的，也会有孤独之感。不仅这样。人的孤独感，离开了社会固然会有，就是不离开社会也是会有的。人总想将思想向别人表达，逢到愉快的事而有人共鸣就格外兴高采烈；逢到苦恼的事而有人同情就会觉得轻松了些；否则，精神上就不免感觉孤独了。沙俄时代的作家契诃夫，曾经描写一个马车夫死了一个独生的儿子，因为没有什么人可以与之诉说，所以只好源源本本向马诉说。鲁迅的小说《祥林嫂》，她的儿子被狼吃了，于是逢人便诉说，一直诉说到邻里的人都背得出来而表示厌烦了，还是在诉说。这种求人共鸣或同情的心境，正是从反面表示了人是不甘孤独的。这些，说明人的精神生活是社会性的，恐怕再深刻也没有了。

人，不论从物质生活来说也好，不论从精神生活来说也好，都是社会性的，这已是毫无疑义的了。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：人不但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，而且当社会的发展已使生活繁杂的时候，要想再回到简陋的生活里去，也是徒劳的。这是因为人们总是不断地在进行社会性的生产，所以社会总是不断地在发展着。社会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，虽然也

会有或大或小的波折，但是从其总的趋向来说，生产力总是由低而高的，因而，生活（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）也总是由简陋而繁杂的。如果生长在繁杂的社会里，幻想社会倒退而重过简陋的生活，不光是办不到的，而且是反动的。我国春秋时代的末期，有个老子，因为对于当时大国兼并小国，强国欺凌弱国，争土夺地，掳人掠畜，使得大家的生活不得安宁，觉得很不好，所以主张“小国寡民”，造成“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”的局面。这种局面，实是对于原始氏族社会或部落社会的留恋和怀念，是希望历史开倒车，所以是办不到的，也是反动的。晋朝时候有个陶潜，字渊明，因为不满当时的社会，写过有名的《桃花源记》，幻想有那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社会或小天地，人们过着勤劳朴素的生活。陶潜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。

人既然是社会性的，那么当社会已经出现了阶级，成为阶级社会的时候，人们不是属于这个阶级，就是属于那个阶级，因而既具有社会性，又具有阶级性。原始社会是没有阶级的社会，将来必会在全世界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，也是没有阶级的社会。然而，自从奴隶制社会形成之后，人之间就出现了剥削和被剥削、压迫和被压迫、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，于是人们就在统一的社会里，被划分为阶级而对立起来。有了阶级，也就有了阶级斗争；而阶级斗争，在有阶级的社会里，就成为促使社会前进的动力了。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前，是要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；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，还是要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，不过现在无产阶级

已经居在统治的地位，因而斗争的情势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同以前大不相同了。谁生长在有阶级和有阶级斗争的社会里，谁就有阶级性，谁就不管自动或被动得去从事阶级斗争，而无法避免。这是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人类的历史，稍微观察一下人世的现实，就可了解的。至于从个别的人来说，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，脱离其原来所从属的阶级，转向其他的阶级，并不是不可能的。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。有的反动阶级出身的人归向了革命的先进阶级，也有极少数人从先进阶级投向了反动阶级而成为叛徒。个别的人的这种转变，并不否认阶级的存在；不否定人是有阶级性的这个真理。

人有社会性和阶级性，这是铁的事实。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，一般是只谈社会而不谈阶级的。他们认为社会不过是由一个人、一个人集合而成的，否认社会是在运动、变化、发展的，更不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。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，当阶级斗争已趋激化，阶级存在的事实已无可否认的时候，就只好承认阶级的存在，却竭力否认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，主张阶级调和，以欺骗和麻痹无产阶级，使无产阶级甘愿居在被剥削、被压迫、被统治的地位，而不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，不去谋取彻底的和全面的解放。其实，这正是资产阶级欺骗和麻痹人民，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，这正好说明阶级调和论是骗人的鬼话。

人是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；因此，谈人生而不和社会性、阶级性相结合，正是要使青年脱离现实。而实际上，在

现实生活中，在思想领域里，阶级斗争仍然还是复杂的、激烈的。所以，我们的谈人生，从实质方面来考虑，必须和社会性、阶级性结合起来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的谈人生，也不想先从“什么是人生”等抽象的问题谈起，因为那样谈，仍会脱离现实，很容易将青年引入虚无飘渺的领域。所以我们的谈人生，既要结合社会性、阶级性，又要先从具体的问题谈起。这样，如象“人生是什么”等等抽象的大问题，当着具体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之后，也就“迎刃而解”了。

现在，我们已将“怎样谈法”谈妥了，下面就按照上面说的谈法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谈吧。

再 谈——自由

这回，我们谈谈自由问题。

谁都想自由。不过我们说的自由，决不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。资产阶级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初期，为了推翻封建制度，使得资本主义不受封建的专制政治和行会组织等等的束缚，而能顺畅发展，曾经提出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的口号，这个口号，在当时是起过进步作用的。但是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由，从其实质来说，无非就是买卖的自由，雇佣的自由，开拓殖民地的自由，以及彼此在市场上有竞争的自由等等罢了。当资产阶级依靠工人、农民的力量，推翻了封建统治而取得政权以后，他们所标榜的自由，就成了阶级剥削、阶级压迫的同义词了；只有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自由，而没有工人阶级的自由；只有资产阶级掠夺和侵略弱小民族的自由，而没有弱小民族的自由；只有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自由，而没有广大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自由。资产阶级的自由，是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的，是以别人的不自由作为代价而取得的。资产阶级的生存，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和不自由上面的。在资产阶级内部，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，也是遵循着“大鱼吃小鱼”

的原则的：谁能发财致富，不管其手段多么卑鄙龌龊，谁就是**有本领的**；谁失败了，倾家荡产了，谁就是**活该**。我们关心的，决不是这样的自由；我们关心的，是在为革命事业而斗争中，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工作中，有没有自由，能不能自由，以及有关的问题。或者说，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自由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由，实现共产主义的自由。能不能有这种自由呢？能。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，认识和掌握了这种客观规律，就有了自由。这种自由能够顺手得到吗？不能。这种自由，是人类经过了亿万年的进化和几千年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，直到马克思创造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，亿万工农劳苦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指导下，英勇地进行了伟大的革命斗争，并且还要将这个斗争进行到底，才能彻底取得的。

为了弄清上述问题，咱们先看一看自由和思想的关系。

大家知道，人的初生是不会思想的；但是当人已会思想的时候，往往是先思想、后行动的。想的什么，而做的结果和想的正好相同，至少大体相似，比如种瓜而得瓜，种豆而得豆，经过科学实验，认识了某个问题或者获得了某种科学方法，诸如此类，就觉得自由了。当然，自由不自由，不能光从一时、一地、一事、一次来说，甚至也不能光从一人的成功或者失败来说。大家知道，许多科学的试验，农作物新品种的试种和工业新产品的试制，往往是经过上十、上百、上千次的失败而后才有成果的；有些成果，还是先辈积累了世代代的经验而得来的。又如革命事业，也总是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获得最后的胜利的。不少革命者在革命的过程